



世界文化之旅丛书

澳洲之旅

◆ 梦晨 主编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澳洲之旅

梦晨 主编



©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澳洲之旅/梦晨主编.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99. 1
(世界文化之旅丛书)

ISBN 7-80105-701-5

I. 澳… II. 梦… III. 游记-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34970 号

澳洲之旅

主 编: 梦 晨

策划编辑: 李正堂

责任编辑: 李正堂

封面设计: 孙 岩

出 版: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发 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发行

印 刷: 北京市丰台丰华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32 开
6 印张 140 千字

版 次: 1999 年 1 月第 1 版
1999 年 6 月第 2 次印刷

印 数: 3001—6000 册

书 号: ISBN 7-80105-701-5/K·99

定 价: 12.00 元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地址

北京安定门内大街 40 号 邮编 100009

电话 64010831 64010840

序

编完《世界文化之旅丛书》的最后一部时，窗外已是寒风凛冽。人们正准备观看凌晨二至四时的本世纪最后一次的流星雨……

好奇、探求未知是人的天性。人们总是睁大眼睛，注视着宇宙万物；竖起耳朵，谛听各种声响；迈开双腿，游历着每一个角落的风光。

改革开放二十年来，国门洞开，在外宾来到中国的同时，中国人也纷纷走向世界各地。参观、访问、工作、学习、探索、旅游，国外旖旎奇异的风光、独特的民族风情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便形成一批域外游记散见于国内外的出版物及报端。

为了弥补人们不能尽游世界各地的缺憾，同时也给人们增加些世界各国历史文化方面的知识，编者辛勤采“花”，酿得甜“蜜”，献给广大的读者朋友。在作家的妙笔的“导游”下，您不妨作一次全球的畅游。

本丛书选编的文章，包括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作品。既有名家手笔、也有不甚知名的作家、记者、外交官们的值得称道的佳作。他们均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切入，对所到国家的文化、历史、风土人情作了探究和描述。打开此书，我们即可在广袤的地球上游历。这里，既有林立的摩天大厦，也有古文明的残垣断壁；既有大瀑

布的绝响,也有小溪流的低吟浅唱;既有辉煌发达的生活画卷,也有血与泪书写的历史。但是不管怎样,崇尚真善美、追求自由与富强的世界各民族总是在前进的道路上孜孜以求,把文明的火炬代代传递。虽然也有战争与屠杀,也有残忍与兽性,但正义的旗帜总在高扬,历史总是向着光明前进。

人类文明要发展,就要相互借鉴、相互交流、相互竞争,相互促进。世界已“联网”,信息在“爆炸”。我们在向世界敞开大门的同时,也要更多地走向世界。

20世纪是人类历史上大喜大悲的世纪,我们为今日的发达而自豪的时候,不要忘记历史进程中各民族的苦难史;人类及生存的环境为现代文明所付出的代价。本丛书在世纪末年出版,算是对20世纪作了一个“素描”,也算是送给21世纪的礼品吧。

最后,让我们珍爱这个星球,并祝愿她明天更美好。

李正堂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

目 录

序.....	(1)
--------	-------

澳大利亚

吴祖光	游戏人间
-----	------

——澳大利亚奇观	(1)
----------------	-------

王 蒙	别有风光的堪培拉.....	(6)
-----	---------------	-------

陈登科	澳大利亚见闻.....	(9)
-----	-------------	-------

从维熙	澳洲之绿
-----	------

——访澳随想之一	(34)
----------------	--------

澳洲神话

——访澳随想之二	(36)
----------------	--------

澳洲之觅

——访澳随想之三	(38)
----------------	--------

宗 璞	澳大利亚的红心.....	(40)
-----	--------------	--------

袁 鹰	囚犯·开拓者·现代人.....	(46)
-----	-----------------	--------

陈明仙	“穿针眼”的外国人
-----	-----------

——记澳大利亚青年汉学家白杰明	(53)
-----------------------	--------

金 涛	“飞去来”与澳洲土著的文明·····	(58)
冯骥才	申办奥运失败的墨尔本人·····	(67)
马少波	悉尼湖上·····	(70)
王晋军	悉尼歌剧院幕后新闻·····	(76)
	塔岛悲剧·····	(84)
	市井风情逛老城·····	(90)
李 庚	访澳记略·····	(100)
史宗星	澳洲“天鹅城”·····	(118)
	澳大利亚牧场假日·····	(121)
	澳大利亚:蜂拥而至的“背包青年”·····	(124)
戴 茸	一张神秘的肖像画·····	(127)
	澳大利亚土著人的绘画艺术·····	(131)
唐永兴	三游悉尼港·····	(135)
	海豚表演·····	(138)
王孟兰	悉尼“谊园”·····	(141)
	重温淘金梦	
	——记澳大利亚旅游胜地金币山·····	(143)
杨 荔	澳大利亚沙漠之旅·····	(146)
张奥列	沉寂的国都·····	(150)
	华文报刊的泛起·····	(158)

新西兰

王晓山	新西兰的毛利文化·····	(164)
	独木舟与古老的传说·····	(168)
邱秉钧	瞻仰路易·艾黎故居·····	(173)
史宗星	新西兰有片“中国林”·····	(177)

新西兰的“绿色金库”.....	(179)
-----------------	-------

汤 加

唐永兴 汤加趣话.....	(181)
---------------	-------

编后记.....	(183)
----------	-------

游戏人间

——澳大利亚奇观

吴祖光

从那个又寥廓、又清洁、又安静、又快乐的澳大利亚回来已经两个月了，有一件使人至今感觉遗憾、怅惘、十分轻而易举的事我没有做。

是由于我的京剧本《三打陶三春》在澳大利亚上演，我才应澳大利亚政府的特邀成为一个潇洒的旅游观光客来到这里的。戏搬上舞台，这个编剧也就没有什么实际的作用了，所以从对外演出公司和剧院研究出访名单时就把编剧排除在外，我是毫无意见的。尤其看到为争出国而闹得大哭、小叫、脸红耳赤时更感觉心头酸楚，甚至于不想参加这次旅行了。

澳大利亚给我留下了十分美好的回忆，值得写入游记的材料不少；可惜我能安心坐下写写思想的时间却太少了，何况还欠着两个屡次来爽约延期的剧本债。如今我必需在今晚的灯下交稿的这篇小文章，就只能谈谈使我深感失误的这件事情。

沿海东岸的美丽城市布里斯班是1988年举行世界博览会的地方。《三打陶三春》的演出也就是这个丰富多彩的博览会中的一个项目。在希里斯班的一周里，我的游程主要就是世界风物精华集中在这方圆之地的各国展览馆，可说万象纷呈，目不暇接。布里斯

班的市民以及世界各国的观光者自早至暮在每个展馆前面排队参观绵绵不绝，真极一时之盛。布里斯班的居民人人兴高采烈，像是过年过节一般倾城出动。

世界博览会的大门前是一条拦河筑起的长桥，在那一个星期的演出时间里，我多次在全体演员和工作人员演出或休息时间里，一个人走出赛馆散步去博览会，将要走到的时候总会看见熙来攘往的车流人流当中，除大小汽车和摩托车之外还有三轮车和人力车。

第一次看见布里斯班的人力车时我感到惊奇。人力车是中国人熟悉的车，在我们大陆上我想少说也有一百年的历史了。上海人叫它做东洋车或黄包车，北京只称为洋车。北京儿歌：“拉洋车，好买卖，大爷拉着大奶奶；大爷放个屁，大奶奶直生气。”小孩儿们都会唱。叫做东洋车，显然这是从日本传进来的，它的官名称为人力车，因为它是由人去拉的。

少年时期我是在古老的北京度过的，到了念中学骑自行车之前，我坐了总不下十年的洋车，后来从事写作了，我在不止两三篇文章中写过关于人力车夫的题材，留在我记忆中的人力车夫大多是一副凄凉受难的形象。人们都会记起老舍笔下那个历经悲欢、最后憔悴以终的“骆驼祥子”，成为百年来中国生活最底层悲惨人力车夫的传神写照。

远在三十年代的上海，就有人在报纸上提出：“人力车是野蛮的、落后的、腐败国家的产物。”抗日战争期间，提倡取缔人力车的舆论愈益增多。当然，假如取缔了人力车，成千上万的人力车夫的路出路何在？当时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四十年代末期改朝换代，新中国诞生了；从阶级斗争的观点和理论出发，人拉人自是不能允许的现象。后来由脚踏的三轮车逐渐取代了人拉人的洋车，再后脚

踏的三轮车也终于消失了，留下的三轮只是车上一层平板的拉货车，不看见再有人拉人的车了。虽然据我所知，四川的人抬人的轿子至今也没有消灭过。

从今年开始，北京市上重新出现了拉人的脚踏三轮车，但是两只脚在地上跑步的骆驼祥子式的人力车都至今没有再现，看来也不大可能出现了。

在布里斯班看到的三轮车和人力车确使我出乎意料之外。首先是车子的制作十分精致美丽，车子本身就是一种高级的工艺美术品。我记得在三十年代的前门大街上曾经看见过老北京前门八大胡同一类的高级妓女打扮得花枝乱颤，坐在十分豪华的洋车上，两盏车灯是黄铜的，擦得白莹雪亮；黑漆闪光的车身，车把上缀着五色丝线的流苏，车底踏脚处还按有车铃，年轻的身穿号衣的车夫大步流星地在华灯初上的前门大街放脚飞跑，车上的娇娘不住地踩着脚铃招摇过市，为的是吸引满街行人的注意，正应了那句古话，叫做“笑贫不笑娼”。然而即便是这样的豪华型人力车也没有我在澳大利亚看见的三轮和人力车漂亮。

澳大利亚的人力车都是单人座，脚踏三轮车则是双人座。坐在车上的乘客大多是笑容满面，使人感到他们很快活。但是给我更深感受的是在地上跑着的和蹬三轮的“车夫”，他们大都是二十岁上下的年轻人，更加出人意外的是还有年轻的女孩儿。

还有更教人开心的呢！很多大步跑着的和蹬车的在脖子上挂着一个体积小小的声音却大大的收音机，放的是节奏强烈，声音刺耳的摇滚音乐。使满街灯火通明的布里斯班街头更笼罩上一层浓郁的节日气氛。看到这样的乘客和这样的“车夫”，使人感觉得到：无论是车上坐的，或是地上跑的，他们都不是在赶路，不是为了急于赶到什么目的地，去干什么事情。他们只是为了好玩，他们在娱

乐。坐车的和拉车的都在娱乐。

世界博览会大门前的这座桥粗粗估计大约不过是一二百米，我打听了一下车价，从这桥头到桥那头要付五元澳币，折合美元四元整。这么轻巧的劳动，这么优厚的收入，姑娘小伙子们怎不喜笑颜开？

澳大利亚的天气也知趣懂事。八月间是当地的隆冬季节，然而即在室外也没有多大的寒意，蹬车和跑步的年轻人很多都光着大腿。

看到这些乘车的和拉车的一个个嬉笑着的幸福的面孔，有什么发愁的事、有什么不愉快也都忘了。

同样的事物，放在哀愁和悲惨的场合里，它可以成为不幸的根芽；但是假如放在富裕和安乐的天地里，它便成为幸福的种子。

时间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在已经十分模糊的记忆里，捡起在中学生时代读过马克·吐温的一部小说，说的是几个顽皮孩子看见油漆匠在公园里干活，漆个什么物件。孩子们觉得干这个油漆活非常好玩，拿着刷子刷了起来，刷得又快又好。而那个油漆工成年累月地干着这一行则感到非常乏味和厌倦……

保持着孩子样的心情，把工作视游戏，就这样“游戏人间”我认为这也不失为一种生活态度。虽然我也许会为此种谬论再受到批判。

一开始我就说：“非常遗憾、怅惘，一桩十分轻而易举的事我没有做。什么事呢？布里斯班街头那些跑来跑去的、精工制做的三轮车和人力车，那些年轻的、如花似玉、英姿飒爽的、胸前挂着收音机、满面青春朝气的姑娘小伙子，以及坐在车上的老年、中年、青年的一张张幸福欢乐的面孔，我竟是一张照片也没有拍下来！我那个“傻瓜”的日本照相机，只要一举手、一眯眼之劳就能长留下的生活

美景竟被我交臂失之。如今万里睽违,不知何日再会?衷心希望多情的澳大利亚朋友……我的邀请者、亲家的居停主人戏剧家加里罗·甘德瑞先生(CARRILLO GANTNER),好朋友白杰明(GEREMIBERME)和贾佩林(LINDAJAIVIN)贤夫妇、华裔亲人张克强先生、道家弟子张爱莲女士和小侄女王子音,记着带上你们的相机,走在澳大利亚任何城市的街上,为我拍几张这样的照片寄给我可以吧?

别有风光的堪培拉

王 蒙

各个不同的国家的首都以各自不同的风姿点缀着我们这个小小的地球，波思加草地上跳跃着松鼠和野兔。莫斯科河旁退休工人在钓鱼，而他的身后就是克里姆林宫的红墙。东京的高楼与挤满了汽车的公路繁繁密密。阿尔及尔的白色建筑在阳光下洁净得耀眼。巴黎像一个矜持的美人，只有她的老房子上的众多的小烟囱显露出一种天真。而伦敦的多顶的出租汽车驶行在讲究的西敏斯区，天然就是戏剧性的场面，尼罗河旁的开罗呢，那就更不用说了，迅速膨胀的城市与万也威严的金字塔，夹击得渺小的游者喘不过气来。

但我从来没有想到过世界上还有这样的首都——堪培拉。

没有拥挤的房屋，没有高层建筑——澳大利亚政府是有法宝的，在堪培拉盖房最高不得超过海拔 75 米。没有密如蛛网的道路与车水马龙的交通工具。没有什么名胜古迹，没有那种远古的、超人类的威严的逼视。没有战争与革命与动乱的遗迹。没有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不夜的商业区红灯区，没有帝王气象。没有圣地气象。没有大都会气象。没有历史名城气象。没有独树一帜的民族、种族主义气象。也没有任何异国的首都难免的衙门气象。

有的是开阔的空地，有的是因为车少人少而显得永远宽敞和

平静的道路。有的是因为绝不高耸而显得更加平实舒适的房屋。连我们住的哈亚特大旅舍(Hyatt Hotel)也只是平房。更可贵的是城市内内外外的那些空地,那些荒丘,那些可能已经如此长了数万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的桉树。这些荒丘和树木使初次造访者惊喜地发现,堪培拉市还没有连结,还没有脱离开大自然母亲的怀抱,还没有像其他大城市那样形成自己的一个紧张促迫的天地。

澳大利亚没有多少历史。去年——1988年他们为移民200周年而狂欢。澳大利亚的土人的历史悠久,文化却仍然处于单纯的童年期。这对于中国人来说简直不可思议,没有那么多、那么强大、那么光荣又那么耻辱的古人在我们的头脑与灵魂里生根。据说澳大利亚没有人口的压力,768万平方公里的面积却只有1700万人,平均每个人占有土地(不是耕地)约0.5平方公里,是中国人的550多倍。据说澳大利亚领土上从来没有发生过革命和战争,美国还有过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呢。中国就更不用说,七八年就得乱一次,近百年来压根儿就没踏实过。

所有这一切甚至使中国人爽然若失,世界上真有这么一个国家,尤其是这么一个首都?在这里驾车购物都不用排队。在这里走路不用顾及随时会碰撞别人。在这里不需要向传统致敬立志弘扬传统也不需要痛斥传统与传统进行悲壮的决一死战……

幸耶?非耶?奇耶?梦耶?我们驱车去艺术环境国土部去拜会霍尔丁部长并出席他的宴请。我们上午去参观图书馆傍晚又在同一个图书馆大厅出席为庆祝文学节开幕而举行的酒会。我们去参观他们的美术馆,去中国的驻澳使馆,去迪克森区中国餐馆吃晚饭。走来走去,绕来绕去,都离不开市中心的格里芬湖。因为堪培拉市本来就很很小,正因为小才有一种真正的宽松,才真正能摆脱许多在我国太难于摆脱的压力。

世界上毕竟有、确实有这样的国家与这样的都城。地球上毕竟还有一个这样比较宽松的角落，回忆起她来，能不显出一抹欣慰的笑容么？

澳大利亚见闻

陈登科

牧场一瞥

在堪培拉拜访《半球》杂志主编亨德森时，他问我对堪培拉的印象如何？我随口回答他：一是马路上人少，因我们在堪培拉游览了两天，在马路上很少看到行人；二是灰尘少，两天中我没有看到过一个清洁工，可是那马路，总是油光水滑，清清爽爽，很难发现灰尘；三是烟囱少。堪培拉花草树木很多，一般人家的住宅，房子都隐藏在树林里，是看不到烟囱的。

亨德森是一个非常坦率的人，他听我谈了对堪培拉的印象之后，便笑笑说：“在我们堪培拉，还有三多，你看到了没有？”

我问道：“不知有哪三多，你可以向我们介绍介绍吗？”

陪我们去的还有澳大利亚外交部的格里先生。他看看格里先生，笑笑说：“苍蝇多。在堪培拉看到人手在半空摆动，你不要以为他是向人在招手，不，不是的，他是在打苍蝇。”

翻译郭贵芳在旁补充道：“堪培拉的苍蝇，还非常呆，落到人脸上，伸手便能捏死。”

亨德森继续说道：“还有羊多。在国外都知道澳毛，就不知道我